

#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 ——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殷娟, 姚兆余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通过问卷调查,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 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 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 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身份认同; 乡土记忆; 城市经历; 发展预期; 长沙市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9)03-0042-05

##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Peasant-workers and the Hindrances Concerned

###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of the Peasant-workers In Changsha City

YIN Juan, YAO Zhao-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The sample shows that new peasant-workers are unable to identify clearly themselves, and their self-identity are tend to be a vague one.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factors as the experience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economic status, leisure activities, interaction with the citizens, the settle will, the urban census registration will, the ideal career on self-identity of the new peasant-workers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their self-identity. The fuzzy tendency about self-identity of the new peasant-workers is related to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ddenly is modeling the self-identity of the new peasant-workers in varying degrees.

**Key words:** new peasant-workers; self-identity; local memory; city experience; the expected development; Changsha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大批农民进入城市从事建筑、餐饮、以及其它服务行业, 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据统计, 目前我国农民工总数有1.3亿, 其中16岁~30岁的青年农民工占61%, 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工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 受城市文化影响较大, 且渴望成为城里人, 但他们成长于乡村社会, 乡土记忆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 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出现困境。新生代农民工是人口城市化的主力, 实现其身份转换, 是其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重要途径。

### 一、文献回顾

身份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身份

理论认为: 个体可以有多种社会身份, 这些社会身份被排列成一个序列等级。吉登斯从现代性视角探讨了自我认同塑造过程中, 外在的全球现代性制度对个体的冲击以及个体对这一冲击的吸纳和强化作用<sup>[1]</sup>。

在国内, 农民工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最早散见于零星调查之中, 项飏关于“东镇民工”的系列调查<sup>[2]</sup>和王春光等对农民工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的研究<sup>[3]</sup>均提及农民工多把自身定位于农民。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大多从制度出发, 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工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 但城乡二元制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转换滞后<sup>[4, 5]</sup>; 陈映芳探讨了“农民工”被建构的制度背景。还有学者立足城市社会, 得出城市生活体验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sup>[6]</sup>; 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主观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中的位置、感受到的城市社会歧

收稿日期: 2009-05-12

作者简介: 殷娟(1985-), 女, 湖南望城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视等对其身份意识发挥着显著作用<sup>[7]</sup>。

当前,有关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多是夹杂于调查描述之中,多立足城市生活,侧重从制度层面分析,得出模糊的农民工身份定位,很少有学者立足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情境,分析农民工身份认同。此外,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着变化,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实背景。因此,本文从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的时空情境,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状况进行探讨。

## 二、研究方法

### 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总体为1978年及以后出生,进入城市打工,且在长沙市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的农村青年。

在被调查者中,男性占49.7%,女性占50.3%;3.6%的人未满18岁,19-25岁之间的人占到53.3%,26-30岁之间的人占43.1%;有30.5%的人接受过初中教育,48.5%的人接受过中专或高中教育,15.6%的人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

### 2. 资料收集方法

本次调查于2008年4月在长沙市五个城区内按多段抽样和偶遇抽样相结合的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回收有效问卷167份,回收率有效为92.8%。并运用SPSS11.5软件对调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三、调查结果分析

### (一) 身份认同状况

身份包括制度性身份,基于交往的社会性身份和自我感知性身份。以下从制度认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三个维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

#### 1. 制度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对户籍规定的农民身份认同已很低。调查结果显示,有81.4%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意“户籍规定是农民,就是农民”。并且在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3.0%的人是因为政府的规定而认可自己的农民身份的。

其实,是与户籍相关的一系列附属制度,而不只是单纯的户籍,使农民工进入城市后深感农民与市民的不同。被调查者中,有28.7%的农民工与本地职工同工不同酬,有55.1%的没有社会保障等职工福利,分别有18.6%和34.1%的没有被给予与本地职工同等

的培训机会和晋升机会。种种不同待遇让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各种制度的不平等,感到被剥夺。

### 2. 社会认同

社会性身份认同是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交往有限,且不对称。新生代农民工中,经常与市民交往,关系融洽的仅有16.2%,很少来往,关系一般的有64.7%,几乎没有来往,也没有冲突的有17.4%,还有1.8%与市民存在很大矛盾,并有过冲突;有32.9%非常愿意增加与市民的交往,有53.9%愿意增加与市民的交往,但认为有困难,有11.4%觉得没必要增加与市民的交往,有1.8%觉得与市民交往存在很大困难而不愿意增加与市民的交往。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社团的参与率也很低,被调查者中,76.6%没有参加过社区活动,95.2%没有参加过城市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集体活动。在城市社会,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面的交往,新生代农民工都是极为缺乏的。

### 3. 自我认同

当前,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仍是农民的有25.7%;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有5.4%;认为自己是半个城市人的有26.9%;说不清自身身份的有41.9%。“半个城市人”和“说不清”都是不明确的身份认同,共占被调查者的68.8%,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人对自我身份认同趋于模糊。

## (二) 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 1. 乡土记忆

皮尔逊相关分析显示(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务农经历与其身份认同相关度较高,相关系数为0.254,显著度 $p(\text{sig}=0.001)<0.01$ 。务农时间越长,务农经历越丰富,对农村社会就越熟悉,对农村传统、乡土习俗等的内化就更充分,对农村和土地就越容易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心理情结。务农经历丰富的农民工更多的将土地视为一种生存依赖和安全保障,以至在他们眼中,外出务工不过是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非改变身份的途径。即便在城市遭遇挫折或是失败,还有家庭和土地作为其退路。由此,土地既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化解了外出特别是失业时的社会风险,也使他们心有所牵,仍把农村视为其最后的归属。这样,农民工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也无法产生,从而难以摒弃农民身份。相反,务农经历越少,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就

不那么强烈,对农村和土地的眷恋就较为缺失。新生代农民工中,28.7%从没干过农活,44.3%仅限于偶尔帮帮家里,正式干过农活的只有26.9%。对于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土地不再是最后的保障,家乡也不再是最终的归宿,曾经维系着农民工与农村的“脐带”已基本断裂,因此,他们更易摆脱乡土束缚,不再认同农民身份。

回乡天数,外出务工期间与农村亲友联系频率同身份认同的相关度没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回乡天数、外出务工期间与农村亲友联系频率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中97%的人回家是为了看望家人,和家人团圆。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回乡目的是看望父母亲人,平时和亲友联系是报平安,二者几乎没有明显的差异。而城市制度化的用工制度使得农民工的休息和休假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从而也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回乡天数和与亲友联系频率没有明显差异。这也许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在回乡天数和与农村亲友联系频率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

表1 新生代农民工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发展预期与身份认同皮尔逊相关系数

		Pearson 相关系数(r)	sig
乡土记忆	务农经历	-0.254(**)	0.001
	回乡天数	0.097	0.236
	与农村亲友联系频率	0.079	0.316
城市经历	职业声望	-0.021	0.785
	月收入	-0.091	0.313
	与市民相比的经济地位	-0.168(*)	0.030
	与农民相比的经济地位	-0.176(*)	0.023
	是否拥有高档消费品	-0.079	0.308
	闲暇活动:唱卡拉OK	-0.233(**)	0.002
	闲暇活动:上网	-0.163(*)	0.035
发展预期	与市民交往的情况	-0.323(**)	0.000
	留城意愿	-0.209(**)	0.007
	是否愿意拥有城市户口	-0.265(**)	0.001
	理想职业	-0.173(*)	0.025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2. 城市经历

对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与农村截然不同的城市场域构成了全新的社会化力量。经相关分析(表1),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其所从事工作的职业声望、月收入、是否拥有高档消费品、居住方

式的相关关系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市民相比较的经济地位,同农民相比较的经济地位,闲暇时是否上网与身份认同,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68(sig=0.030<0.05),-0.176(sig=0.023<0.05),-0.163(sig=0.035<0.05),闲暇时是否唱卡拉OK,和市民交往的情况与身份认同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33(sig=0.002<0.01),-0.323(sig=0.000<0.01)。需要说明的是:KTV和网吧在农村极为少见,相反,在城市却是星罗棋布,已成为市民的主要闲暇活动,故本研究选取唱卡拉OK和上网来考察闲暇活动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均有所提高,但与市民仍有一定距离,加上用工制度的不合理,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从事较底层的工作,这类工作的职业声望差异并不明显,因此,职业声望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没有显著影响。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多居于1000~2000之间,虽然比务农高出许多,但他们大多受过较高水平的教育,其工资预期相应提高,且城市生活成本也较高,与预期和消费需求基本持平的收入水平,无法促使他们身份发生进一步转变。经济地位则是相对而言的,是人们的主观心理感受,认为与市民相比经济地位相当,甚至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与市民在经济上处于同一水平,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了经济层面的市民身份认同,不再认同其农民身份。而比农民要高的经济地位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会让他们认为自己与农民存在着很大差异,自己不再属于农民群体。

消费,特别是高档消费有标榜身份和地位的功能。现代消费呈现出多样化,拥有几件相对廉价的高档消费品,并不能成为市民准入的通行证。新生代农民工所能承受的只是高档消费品中最为廉价的部分商品,与市民仍存在较大差距。另外,随着城市文明向农村渗入,农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日益现代化,许多农村青年同样拥有一些高档消费品,消费标榜身份的功能没能发挥。因此,是否拥有高档消费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影响不明显。

以上网和唱卡拉OK为主要闲暇活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接受了城市的较为现代化的闲暇方式<sup>[8]</sup>。闲暇活动的现代化,能促进人的现代化,推动身份的转换。在休闲娱乐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不断积累,

观念不断更新,改变着其生活方式,使其与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的不同。农村看电视、打牌、串门等局限的闲暇方式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多元化和现代化的休闲需求。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在这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记忆中逐渐淡化,他们越来越适应城市生活。这样,新生代农民工逐渐从农村闲暇生活中脱离出来,越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农民工究竟有没有在城市中有意地培育和发展新的社会关系,或者在与城里人交往过程中有没有不断调整和重新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这对他们身份意识的形成很重要<sup>[9]</sup>。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并未建立起城市关系网,仍旧维持和依靠乡土属性的关系网络。被调查者中,43.0%的人在城市中主要是和老乡来往,58.1%的人则主要与同事交往;遇到困难时的求助对象居于前三为的是亲戚、农民工同事和老乡。农民工不仅在外出时依赖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网络,而且在城市中更倾向于依托血缘、地缘关系结成较封闭的社群,社会交往圈子比较狭小,交往的对象往往局限于老乡或同事,有困难也是最先想起动用基于传统乡村社会的血缘和地缘因素的亲戚老乡关系。老乡和农民工同事共有的乡村背景,共有的乡土习性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认同,从而强化了其对农民身份的认同。这种具有乡村属性的封闭式人际网络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交往十分有限,无法与市民形成和谐的互动关系,也就得不到他人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的缺失,在新生代农民工心中产生距离感和被歧视感,从而加固了其对自身乡土特质的认同,很难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缺乏一种作为“城市人”的归属感。

### 3. 发展预期

调查结果还显示(表1),身份认同与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209(\text{sig}=0.007<0.01)$ , $-0.265(\text{sig}=0.001<0.01)$ ;身份认同与理想职业在0.05的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 $-0.173(\text{sig}=0.025<0.05)$ 。

不同的发展预期、生活目标决定着不同的生存策略,不同的生存策略又有不同的行为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受过较高的教育,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他们不甘心呆在农村的狭小天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是对外面世界、对现代都市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这种向往驱使着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努力,以达到理想

的社会期望标准,努力转换自身的身份角色。部分有着强烈留城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城市永久居留,取得城市户口,成为真正的市民,蕴含着脱离农村、背离农民身份的潜在意图,他们会有意识地调适,甚至改变自身的观念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协调与外界的联系,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去实现身份转换,达成留城目标。在努力转变成市民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抛弃具有农民特色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割裂与乡村的联系,积极参与和融入城市,从而越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职业身份是身份体系中十分重要的身份,许多学者往往根据人们所从事职业的类别来划分阶层和界定身份,通过职业转换来获取新身份,也就成为身份置换的重要途径。对理想职业的追求,会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奋发向上,努力创造各种条件,实现其职业目标,以职业为跳板,促成身份的转换,实现市民化。同时,职业的现代化、城市化,也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摒弃传统,积累现代知识,形成现代观念,从而越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

## 四、结论与思考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突出,徘徊于农民与市民之间,无法明确定位自身的身份。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越高、闲暇方式越现代、留城意愿和城市户口拥有意愿越强烈,期望职业越城市化,就越不认同农民身份;务农经历越丰富、与市民交往情况越糟糕,就越认同农民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中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尚未建立;原有的社会机制难以继续存在,而新的运行秩序的产生又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社会转型表现出复合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等特征<sup>[10]</sup>。新生代农民工身处社会转型期,并经历着乡土特质和城市特质的不断冲撞,他们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为强烈地感到对社会急剧变化的不适应,感到各种事物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把握性,从而产生不安与困惑,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处于移而不入的状态,尽管人口流动限制不断放宽,但原有的户籍制度、用工

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等,各种社会制度形成一种结构性壁垒,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政策性歧视与排斥,使得他们虽然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却无法获得市民身份,享受市民待遇,使其沦落为城市边缘群体,造成身份认同上的模糊倾向。

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各个层面的转型不同程度地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市场化和理性化使农民涌入资源丰富的城市,跻身比较效益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经济地位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比较效益的高低和资源占有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越高,所从事职业的比较效益就越高,占有的资源就越丰富,从而容易抛弃农民身份。城市化使人口向城市聚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留城意愿”和“城市户口拥有意愿”,期望所从事的职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迁入城市,被不断地从传统场景中抽离出来,经历着时空情境的转换,传统与现代不断交锋,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代表着某种生活方式的闲暇活动的现代化,推动着人的现代化,也推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转换。而务农经历的丰富,表明其受传统影响深刻,从而难以实现身份转换。理性化的观念转型,使交往行为工具化,人际关系契约化,造成归属感的匮乏。个人在为自身利益打拼时,把自我当作“目的”,他人是实现目的的“工具”<sup>[11]</sup>,以亲密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群体难以形成,乡土的血缘、地缘关系和熟人社会无法充当城市社会中关系的纽带。理性化的契约关系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感到

人际关系的冷漠和人情味的缺乏,加之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交往情况糟糕,其市民身份得不到他者认可,新生代农民工便会转而怀念农村的熟人社会,认同农民身份。

####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5.
- [2] 项 飏.“东镇民工”系列调查之六——自我定位和人生安排[J].中国青年研究,1998(6):46-48.
- [3] 罗 霞,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09-113.
- [4] 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J].福建大学学报,2001(4):30-35.
- [5] 徐增阳.新生代农民工——“边缘人”的困惑[J].同舟共进,2006(1):8-10.
- [6] 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J].学术探索,2007(3):58-62.
- [7] 王毅杰,高 燕.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2):1-5.
- [8] 刘建平,陈娇凤.城市农民工休闲问题探讨[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2):41-43.
- [9] 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关系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社会学研究,2003(3):99-110.
- [10] 范燕宁.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J].哲学动态,1997(1):18-21.
- [11] 董新春.现代化场景中人的自我认同问题探析[J].哲学研究,2003(3):36-41.

责任编辑:陈向科